

伯乐李宗盛:让《领悟》改变我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在录音室中录广告歌,隔壁录音室有人跑过来探班,原来很偶然也很意外地遇到了一位高中学弟,他刚从日本学音乐回来,在福茂唱片上班当制作人。他问我想不想出唱片,我一听是福茂,心中有好感,因为福茂也出古典音乐,觉得是个有质感的唱片公司,跟我气质挺搭的,心想现在毕业了,也不用担心学校问题(音乐系学生不能接触流行音乐),我就答应了他跟老板见面。见面聊得很愉快,没想太多就签约了。

其实那时我结束婚姻不久,听爸爸的话,把重心放工作上,我想这也许是个很好的选择与决定。当时我也是个教音乐的讲师,在音乐班教团体课,也在家教钢琴,而与福茂签了约,才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歌手。

在福茂的五年,出了三张专辑:《在你背影守候》《一夜之间》《花时间》,其中《花时间》是除了《每个女人》迄今自己最喜欢的专辑了。在福茂期间,有歌红人不红的窘境,一直觉得很辛苦,自己的个性也觉得不适合在演艺圈,对自己极没自信,甚至心中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唱歌。所以在合约中的最后一张专辑后,就不想再唱,心想还是规规矩矩地当个老师来得自在,彻底觉得自己不适合当艺人与再继续唱歌。

有一天在家中接到公司同事电话:“你知道谁打电话到公司找你吗?李宗盛!”

我不信,想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捉弄我,我说别闹了!同事说:“真的,是真的,他还留了话,整个公司(同事)都沸腾呢!”李宗盛留话说:“请转达辛晓琪,我听了《花时间》,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她唱得很好!”我在电话的这端吓呆了,我愣了,也傻了。我并没有因为这通电话而想改变我的主意,我仍是不想再唱歌了,我想逃。

跟福茂约满了,我自由了,单纯当我的钢琴老师,让我心情也轻松了起来。而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不该放弃,都鼓励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唱歌。有一天,前福茂同事打电话来说,李宗盛想找我谈谈。原来有两位福

茂同事跳槽到滚石唱片,李宗盛透过他们想要找我。我一直在犹豫,是见还是不见,当时我对音乐与自己真的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极度没自信,也提不起兴趣。但我有个优点,我会跟朋友说自己的心事,不会一个人闷着。朋友都劝我,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何况找你的人是港台最夯的制作人李宗盛。而穿针引线的同事也极度希望我去跟他聊一聊。于是,我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见了李宗盛。

由阿辉、端端陪着我,在诚品与大哥(李宗盛)见面。一见面,大哥劈头就问我:“你觉得你唱得好不好?”而我有个特性,就是内心再怎么惶恐没自信,但外表看起来却有点高傲、冷静。几秒的时间心里琢磨着,我总不能回答“我唱得不好”吧,所以我回答了:“还可以吧。”然后他跟我说了他听《花时间》的因缘。有天他上班途中在车上听广播,一首歌吸引着他,等唱完了主持人说“刚刚是辛晓琪唱的《自私》”,于是他请司机开到最近的一家唱片行买了《花时间》,到了公司整张唱片连续听了三遍,就拿起电话打到福茂说了那些话。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回答的,应该是一直在听他说话吧。

之后,很顺利地就跟滚石签了约。其实我心里很不安,很担心害怕,怕自己无法有好的表现,但还是硬着头皮签了下去。而当时滚石要签我也开了会,所有人都投反对票,原因是我在福茂五年没红会很难做。但也有人赞成,一位是李宗盛,一位是老板三毛。这两票,抵过了所有反对签我的人!

刚进滚石不久,就听说大哥要出走远行,顿时,有点无所适从,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把我签进来,而他却要走了,我……有点无奈。大哥不在的日子,陆陆续续唱了些电影、电视剧的插曲与主题曲,我也很认真地听公司安排。一晃眼,一年过去了,大哥回来了。



看到上海万国证券所经历的6年辉煌,较少的人看到6年来市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少的人在思考万国应当如何超越自我。”他强调说:“我们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就必须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是革命性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于是,作为党委书记的陈敏就奉命开始牵头进行制定战略规划和五大机制的准备工作,直到11月基本完成了战略规划和五大机制的初稿。

1994年这一年,万国证券内部举措不断出台:整理和确定管理思路,组织力量制定缺失的制度和流程,检查营业网点的经营管理、清查关闭小金库,调整部分部门职责和设置……不少万国人士至今还记得彻查营业部小金库对全公司带来的巨大震动,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处理,也给中层带来很多压力。

所以,在年底初步完成战略规划和五大机制的设计之后,为在新一年里开始逐项落实五大机制的管理再造计划,管金生决定在海南集中全体中层干部,让大家带着家属一起来过年,既对各位中层干部是一个犒劳和慰问,也想借此机会再一次统一思想,为新一年的工作打点基础。

1月30日,中国农历年的除夕,在海南的一个度假村里,万国证券的所有中高层干部及其家属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这时候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觉得新一年要做的事情很多,大家都充满信心,有着美好的憧憬。所以当时的气氛非常好,所有的人都兴致高昂,可唯独一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他就是刚刚担任万国证券交易总部负责人的何忠卿。何忠卿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从谱系上说他也算是财政部系统出来的人。当时他还未结婚,单身一个人来海南参加万国证券中高层聚会的新年活动。他原来担任万国证券国债部(交易二部)的总经理,负责整个万国证券公司国债现货和期货的自营业务。由于他的财政部背景,所以在国债期货上是他全权负责。细心的党委书记陈敏发现,何忠卿和别人的情绪都不一样,在大家轻松愉快、兴高采烈时,唯独他不出声音。在海南几天,大家都坐一部大巴士进出,他总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心思重重地坐在后面。这有点反常!

有天阿辉兴奋地跑来说,大哥帮你写歌了。这一年的等待,我有点不相信。那天下午在公司跟大哥见面,大哥拿了一首歌给我,我先看歌词,心里想:哇,完蛋,怎么写中我的要害,昏倒,我完了,活生生被写出来了……但我面不改色地隐藏自己的惶恐,继续看音符,随即哼了起来,哼到副歌,起伏好大。可能是我的表情扭曲或皱眉,大哥连忙说:“我会修得顺一点。”结果过几天见到大哥又给了我一张,我哼着唱着,没修啊,一个字一个音也没动,问他,他说:“就这样了。”大哥还跟我说:“晓琪对不起,这首歌不会红。”我心里顿时凉了一半,心想,为什么这种事都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又转过想来,当初签滚石不就是想唱我的歌吗,现在好不容易等了一年有了这首歌,我就把它唱好,红不红,真的没那么重要了。况且我从没想过自己要红,或希望自己红,我当歌手,纯粹喜欢音乐,喜欢唱歌,这是真话!

刚开始录音,我总逃避歌词,不往心里唱,他听得实在没意思,就跟我说:“你不好好唱,我这是通不过的。”后来他有事回加拿大,就交给周世晖来帮我配唱。我跟阿晖常常是从白天唱到深夜,深夜唱到清晨。前一天中午进录音室,隔天清晨回家,边开车边看着一路上晨练的人们。唱到心痛哭着蜷曲在配唱室的角落,阿晖也无奈,等我哭完,休息让鼻音退去,再开始录,就这样录了一个才完工,真耐力跟毅力。等到录完的那一刹那,我真不敢相信,我完成了。我想这在歌坛也是一个记录,一首歌可以录这么久。录完给大哥听,他满意,我也安心了。大哥要我谢谢一路跟我相依为命的阿晖,真是辛苦了!



这首歌的MV在当时也算创举,歌手在MV里哭到柔肠寸断,不顾形象,接着有许多人模仿。

这首歌就是《领悟》。我想这首歌让两个人至今还欠我两颗人头。一是福茂老板,他听说我到了滚石,就说要是辛晓琪在滚石会红,我头剃给你。另一位是成龙,《领悟》录完,三毛拿给他听,他听了之后说:“这歌会红,我头剃给你。”如今想起来也为之莞尔。因为大家都没想到,这首歌真的红了,

而我也红了。我心中百感交集。感谢大哥的提拔与赏识,更想到,终于可以对他与三毛有所交代,证明他们当初并没有看错人。

其实我与大哥一直擦肩而过,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中广录音室,石元娜的节目,那时我还在福茂,做唱片宣传。我的访问尚未完成,大哥已走进来坐在一旁等着接受石姊的访问,石姊问我要怎样保养喉咙,我提到发声位置的不同,像有些人硬扯着嗓子吼会比较伤喉咙。那时,余光看到坐在一旁的他扮了个鬼脸,脖子缩了一下(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这是大哥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第二次是我在丽风录音室录音,收工时想去跟小徐(丽风老板,也是录音师)打个招呼,一推门正看见大哥(感觉很专注地在工作,很严肃,好像被打扰到了),他正在做张艾嘉的片子,而张姊缩在角落的沙发上。第三次就是他约我在诚品谈话了,有端端与阿辉在旁。

世事作弄人,都不被看好的我与《领悟》,就这么红了。感谢大哥李宗盛,感谢这位伯乐。他是我的贵人,也是恩人。不但丰富了我的歌唱生涯,也改变了我一生。

(摘自《时间带不走的天真》辛晓琪著 现代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

陆一

12.内部举措不断出台

1995年春节,海南岛。当时,金融证券界的高管相约到海南过春节,还刚刚开始时兴起来。那一年春节,尉文渊就和已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相约,两家一起到海南过春节。那一天他们两家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在海边居然和管金生一家不期而遇,大家还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才各走各的。管金生来海南,是因为万国证券在这一年春节,把所有的中层连带他们的家属,都一起集中到海南来,由公司出面犒劳大家在1994年工作中的辛苦。

到1994年,万国证券在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上已处于中国证券行业的领先地位。然而,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加速扩容和行业竞争的进一步激化,这一年也成为万国证券发展的关键一年。历经五年艰苦卓绝的快速发展,下一步如何走?进或退?快或慢?管金生和公司管理层面对的是:如何能一方面抓住外部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解决过去几年因粗放式发展和过度放权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再创辉煌,使万国证券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化竞争优势的中国证券公司。

为此,围绕规划和制定万国证券未来六年(1995—2000)发展战略,催生了万国证券不长的企业史上较为著名的“1994万国管理年”和“战略规划研究与五大机制(决策机制、经营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改革”。而在这一年,万国证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成立了公司党委。1994年,还在上海市政府外经贸委任职的陈敏,被万国证券推荐为即将成立的公司党委书记候选人。经当时万国证券的上级党组织——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和市外经贸党委的考核审查,陈敏最终被任命为万国证券的党委书记,1994年4月正式上任。

陈敏上任后不久,1994年7月17日万国证券公司成立6周年前一日,管金生将自己当天的日记发给公司各位中层经理,题目是“超越自我”。他在日记中提出:“较多的人

31.最好十日内交付

公董会上散发出来的别样气氛,俊逸自一进场就意识到了。俊逸甚至隐约觉出,这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专门为他开的。会议一直开到错晌午,大家总算就商会章程等基本条款达成共识,俊逸逐条记录,理出一个册子,在会议结束后呈送查锦莱。众人纷纷走出。

俊逸最后一个出门,刚要跨出大殿门槛,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俊逸留步!”俊逸回头,见是查锦莱招手。俊逸返回,跟随锦莱走进旁边查敬轩的总经理室。

查锦莱让给俊逸一把椅子,自己在父亲的位置上坐下:“俊逸兄,看你脸色,别不是还在生气吧?”俊逸苦笑一声:“没事体的,我有备而来。”“这就好。”查锦莱也笑一下,“进卿这人,你晓得的,是个炮筒子,有口无心,肚子里存不住个屁,俊逸兄不可与他一般见识。”“锦莱兄,”俊逸直入主题,“你这……可有事体?”“是哩,有要事相托。”“哦?”“设立商会,旨在议商约,应对洋人。家父已经定下了,由你起草一应文案。”“我起草?”俊逸一下子紧张起来,“这能行吗?”“呵呵呵,查锦莱笑道,“你扳扳指头,在四明,你不行,啥人行?甬看进卿,若雨他们叽叽喳喳叫得欢,拿到场面上,还不都是土包子?”俊逸笑笑。

查锦莱取出俊逸呈交的会议记录,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材料,一总儿推到俊逸眼前:“这些你都拿去。”指着那叠子材料,“这是我近日理出的部分框框,供你参考,其中许多方才也都讨论过了。无论是商约还是章程,家父之意是,大处照顾全局,小处适当灵活,尤其是我画过圈圈的条款,你要酌情处置,甬让甬人吃亏就是。”俊逸收起材料:“我试试。”“材料不足,你可另行查找。要参酌洋人商约,结合上海滩情势,理出具体措辞。丁大人说商约在即,总商要会尽快组建。时间紧迫,最好能于十日之内交付。”“我尽力。”

俊逸怀揣一堆材料,满腹心事回到家里,屁股还没落座,齐伯拿着一张贴过来:“老爷,后晌有人寻你,说是洋行的江摆渡,这是他的名帖。”俊逸拆开,溜过一眼,将名帖装起,拿起提包,对齐伯苦笑一声:“是彭老板请客,我不得不去。待会儿吃饭,你对瑶儿解释

一下,叫她不必等了。”“好咧。”

齐伯安排好车马,送走俊逸,正要从大门口返回,遥遥望见两个人沿街边的梧桐树影缓缓走来。齐伯觉得一人面熟,就顿住步子,待他们走近,认出是挺举,亲热地迎上,亲手取下他背上的包袱。

见齐伯这么待见挺举,光头门房态度大变,殷勤地从齐伯手中接过挺举的包袱,又把顺安背上的包袱取下,一手一个,提往前院客厅。

齐伯礼让二人坐下,边沏茶水,边问挺举道:“挺举,你去杭州大比,介快就考完了?”“没有考成,朝廷取缔大比了。”挺举苦笑道。“哦?”齐伯似吃一惊,“那你……哪个打算哩?”“我也不晓得,这来上海看看。”齐伯点点头,付道:“怪道老爷要我收拾房子,说有客人来,想是他早就晓得大比取缔的事,客人必是挺举了。”

齐伯沏好茶,顺安眼快,起身端过,给挺举一杯,另一杯双手递给齐伯。齐伯推道:“这是给你俩喝的,我有水杯。”从几案上拿过一只紫砂壶,把壶嘴含进口里,望着顺安,“小伙子,你是——”“我叫傅晓迪,”顺安自我介绍,指挺举,“挺举是我阿哥,挺举妈妈是我姨妈。”“呵呵呵,”齐伯笑道,“这么说来,你俩是姨表了。”“是是是,”顺安连说几个是字,猛一想不对,赶紧校正,“也不完全是。我阿爸是挺举阿哥的舅舅,我们该是舅表,嫡亲哩。”

“好好好,请喝茶!”齐伯让过茶,自己也喝一口,正要问挺举些事体,外面一阵脚步声,碧瑶与秋红一前一后,风风火火地进来。

鲁家人中,顺安最怕的就是小姐。尽管来前已经做足准备,但在真正面对时,顺安心里仍旧发慌,强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厅中坐着两个小伙子,碧瑶,秋红俱是一惊,圆睁杏眼盯住二人。“小姐,”齐伯热情地介绍道,“来客人了,你认识的,是伍家的挺举。”碧瑶不屑的目光直扫过来,掠过挺举,看向顺安。碧瑶心里咯噔一声,两道目光紧逼过来,死死锁住他。秋红也是一脸惊愕。顺安晓得她认出了,如刺在背,极不自在,但此时顺安已无路可退,只有竭力保持镇定,把头略略转向一侧,给她半个脸。

寒川子

第一商会

